

山外一座山



沈从文
美文选读



沈从文/著 商金林/选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外一座山：沈从文美文选读/沈从文著；商金林选编。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12

（三味书坊丛书）

ISBN 978-7-5404-3851-7

I.山... II.①沈...②商...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4686号

山外一座山

——沈从文美文选读

作 者： 沈从文

选 编： 商金林

责任编辑： 曾昭来

装帧设计： 进 子 吴学军 蒋武智 小 春 燕 子

排版制作： 非·视觉印象平面设计工作室
www.free-vision.net

无限坊设计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 980×720 mm 1/16

印张 = 12.5

印数 = 1—8,000

书号 = ISBN 978-7-5404-3851-7

定价 = 18.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三味書坊

前言

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1902—1988），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有传奇性的湘西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祖父是汉族人、祖母是苗族、母亲是土家族人）。在1921年到北京前，沈从文一直生活在湘西。他曾加入当地一支土著部队，驻扎在沅水流域。他说：我“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大约住过六七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好在这条水上毕的业。”沈从文自称为“乡下人”，认为湘西的自然和社会生活给他的教育远远大于他从学校和书本上得到的教育，湘西开启了他的智慧、启发了他的思考并赋予他生命的意义。沈从文创作宏富，被誉为边地湘西的叙述者、歌者。中篇代表作《边城》把湘西的风情和“人生”的美丽推向了极致。散文比小说有更直接的历史感受，沈从文在散文中所书写的大多是他走过的个人道路，以及他“十分温暖的爱着的湘西”。

读沈从文的散文，犹如观赏一幅幅绚丽多姿的湘西风情画，那里不仅有如屏如障的群峰、清幽迷人的沅江、“满地皆是有趣味的物件”的河街、橹歌荡漾的码头、还有风情万种的吊脚楼。在那里，山峰夹江而峙，即使冬天也翠色逼人；河水随地势起伏，形成急滩和深潭；有的地方，“全河都是大石头，水却平平的，深不可测，石头上全是细草，绿得如翠玉，上面盖了雪”；有的地方，滩声震耳欲聋，白帆、落日、暮色构成另一种“圣境”，令人心驰神往。在那里，街头场院里上演着娱神的傩戏，到处弥漫着牧歌的谐趣……沈从文的文笔胜于丹青，描画出了一幅幅沅水两岸秀美的图景。

读沈从文的散文，就像听一位亲近的朋友聊天，他用清新自然的语调向你娓娓讲述湘西的种种“人事”。这里既有奇特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又有真真切切、妙趣横生的现实生活；既有造反、革命、清乡、战争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又有平民百姓生老病死以及吃喝玩乐等平凡琐事；既有身经百战富于传奇色彩的山大王和司令官，又有

看龙舟比赛兴奋得大喊大叫的孩童；既有喝了酒就兴高采烈、行船如飞的船夫，又有住在吊脚楼里敢爱敢恨、情意绵绵的妓女；既有勇敢温雅富有情趣的士兵，又有粗暴而不乏豪爽的土匪。无论男女老幼富贵贫贱，他们大都率真自然，有情有义。

读沈从文的散文，我们能学会尊重人、理解人。在沈从文笔下，人是复杂的，人既有美好的人性的一面、又有自私和残忍的一面。那些在水上讨生活的水手，那些拿生命赌明天的士兵，他们说粗话、打架，乃至喝荤酒、杀人。但是，沈从文尊重他们，理解他们，认为他们的粗鲁和野性是“特殊环境”造就的。他为“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负担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而感动；为他们“不管怎么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而感动；为他们“在他们那份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而感动。沈从文相信他们身上那些潜在的美好情愫在另一个环境里只要被合理引导和使用，就会变成对民族和国家的一份贡献。

读沈从文散文，我们能学会欣赏人、欣赏一切有趣味的“事”。沈从文在散文中常使用“有趣”这个词语来评价人和事，这可能与他的早慧，以及从小就注重阅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有关。他在《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说：“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后来发展为对一切有个性、有追求者的欣赏。在他笔下，大王与司令官、“老战士”、虎雏、姓文的秘书、印刷工人、托尔斯泰式的老水手、以及迷恋音乐的定和都是“有趣”的人，他们有品位，有情趣，对于人生都有一份认真地执著和敢做敢当的气魄。

读沈从文的散文，我们能学会把眼光放远。沈从文给我们展示美丽多姿的风情画，给我们讲述各种趣闻趣事，但是隐藏在风情画和有趣的“人事”之后的是他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探索。沈从文赞美那种超乎金钱利益之上的“健康”的人生方式。在他看来“有许多生活，本来只需我们用身心去接近、去经验”，因此，不必太“关心钱的用处”。这种超越物欲注重体验的生活方式，也正是超功利的审美生活。沈从文看重人的精神层面的提升，他告诉我们，应该像摄影家那样抬起头来向虚空凝目，把目光放远，追求物质生活之外的更远更大的目标，他甚至把这种追求看作是我们民

族得以发展壮大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在他的笔下，无论是看云、还是听音乐，都不仅仅是对自然和艺术的欣赏，而是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读沈从文的散文，我们能学会坦诚。沈从文散文中的湘西故事，多是他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故事的主人有一些就是自己的家人、朋友，甚至就是他自己。他在叙写自己的经历时，绝不回避自己的顽劣、放肆、愚钝、虚荣心，以及自己做错的事情和给家人带来的担忧，他写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不藏拙、不讳言，用生动简练的语言，平实地讲述他所经历的一切。这些生动的故事会勾起我们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依着他的眼光来打量自己，来欣赏周遭的一切，我们会觉得生活很有趣味、生活中有太多需要我们珍爱的东西。沈从文先生生前给自己拟就的碑文为：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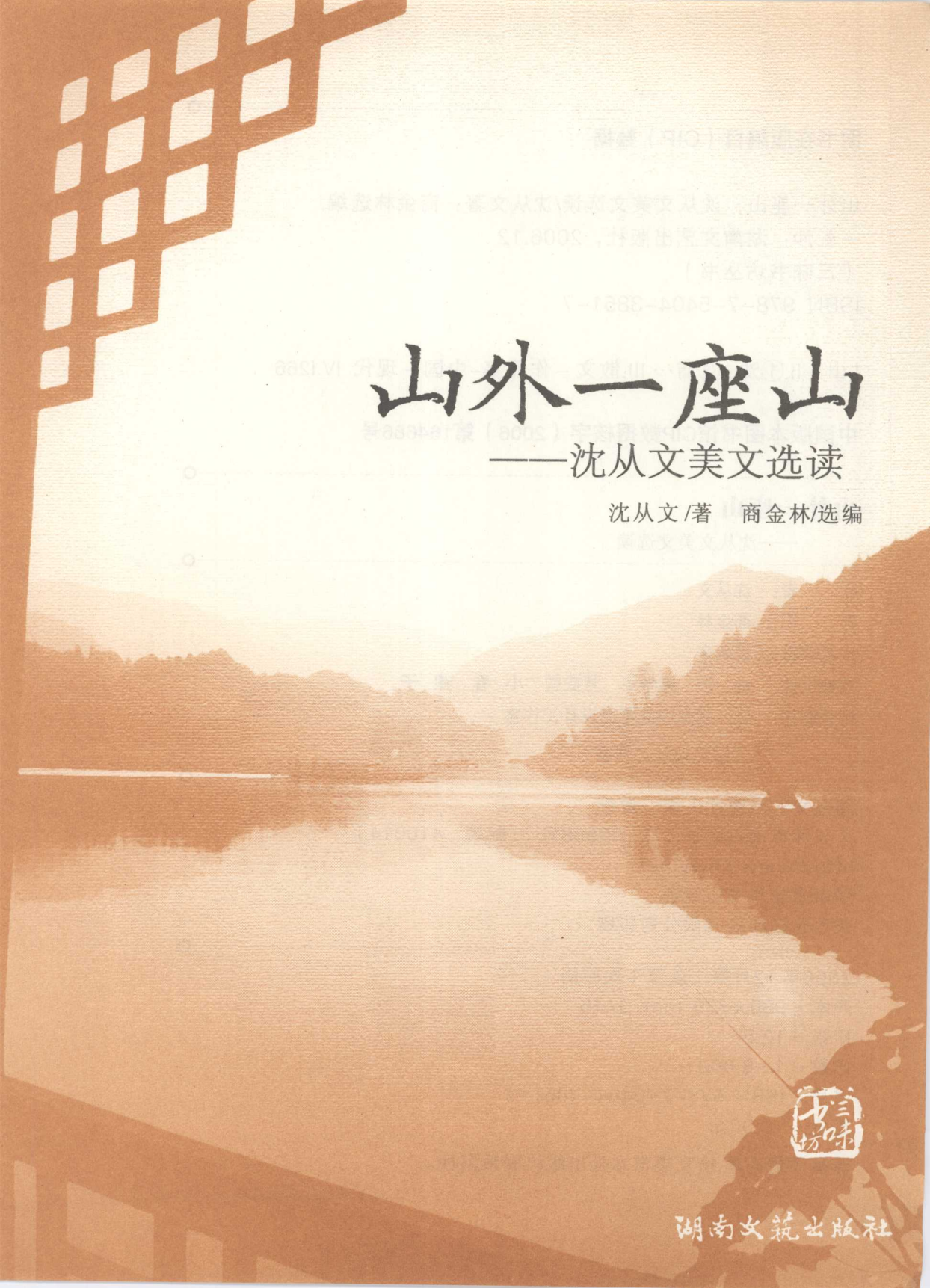
研读沈从文的散文，像沈从文那样观察生活、思考人生，理解“我”，理解“人”。

目录

前言

市集	002
我所生长的地方	006
我读一本小书	
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011
辛亥革命的一课	024
预备兵的技术班	031
一个老战兵	036
辰州（即沅陵）	041
清乡所见	047
怀化镇	050
姓文的秘书	057
女难	062
常德	070
船上	075
保靖	079
一个大王	085

学历史的地方	097
一个转机	102
桃源与沅州	108
鸭窠围的夜	115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122
辰河上的水手	129
箱子岩	137
老伴	143
虎雏再遇记	150
一个爱惜鼻子的人	157
藤回生堂的今昔	166
常德的船	173
云南看云	182
昆明冬景	188



山外一座山

——沈从文美文选读

沈从文/著 商金林/选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市集

1924年春,沈从文在北京大学附近的庆华公寓,租了一个由贮煤间改成的小房间,这个房间小得“仅可容膝”,还散发着霉味,沈从文称它为“窄而霉小斋”。居住在窄而霉小斋的沈从文,生活极为困窘,连吃饭都无着落。他一边在北京大学旁听,一边学习写作,向报馆投稿,希望用稿费来维持生计。起初,他的投稿往往不被采用,但他坚持写下去,绝不放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曾给当时在北大任教的知名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11月中旬郁达夫来“窄而霉小斋”看望他并请他吃饭。结账时,郁达夫把找回的三元两毛多钱送给沈从文,还把自己的羊毛围巾解下来给他围上。后来,郁达夫写了一篇文章《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记述他们这次相见的情况。



廉纤的毛毛细雨，在天气还没有大变以前欲雪未能的时节，还是霏霏微微落将不来。一个小小乡场，位置在又高又大陡斜的山脚下，前面濒着射射儿^①的河，被如烟如雾雨丝织成的帘幕，一起把它蒙罩着了。

照例的三八市集^②，还是照例的有好多好多乡下人，小田主，买鸡到城里去卖的小贩子，花幞头大耳环丰姿隽逸的苗姑娘，以及一些穿灰色号褂子口上说是来察场讨人烦腻的副爷们，与穿高筒子老牛皮靴的团总，各从附近的乡村来做买卖。他们的草鞋底半路上带了无数黄泥浆到集上来，又从场上大坪坝内带了不少的灰色浊泥归去。去去来来，人也数不清多少。但似乎也并无一个做傻事去试数过一次。

集上的骚动，吵吵闹闹，凡是到过南方（湖湘以西）乡下的人，是都会知道的。倘若你是由远远的另一处地方听着，那种喧嚣的起伏，你会疑心到是滩水流动的声音了！

这种洪壮的潮声，还只是一般做生意人在讨论价钱时很和平的每个论调而起。就中虽也有遇到卖牛的场上几个人像唱戏黑花脸出台时那么大喊大嚷找经纪人，也有因秤上不公平而起口角——你骂我一句娘，我又骂你一句娘，你又骂我一句娘……然而究竟还是因为人太多，一两桩事，实在是万万不能做到的！

卖猪的场上，他们把小猪崽的耳朵提起来给买主看时，那种尖锐的嘶喊声，使人听来不愉快至于牙齿根也发酸。卖羊的场上，许多美丽驯服的小羊儿咩咩地喊着。一些不大守规矩的大羊，无聊似的，两个把前蹄举起来，作势用前额“芻”的相碰。大概相碰是可以驱逐无聊的，所以第一次“芻”的碰后，却又作势立起来为第二次预备。牛场却单独占据在场左边一个大坪坝，因为牛的生意在这里占了全部交易四

① 编注：射射儿 凤凰方言，小小之意。

② 编注：三八市集 湘西风俗，在约定俗成的乡场上，每隔五天为一集，相邻各地赶集日子错开。三八市集，即市集的日子为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和初八、十八、二十八日。

分一以上。那里四面搭起无数小茅棚（棚内卖酒卖面），为一些成交后的田主们喝茶喝酒的地方。那里有大锅大锅煮得“稀糊之烂”的牛脏类下酒物，有大锅大锅香喷喷的肥狗肉，有从总兵营一带担来卖的高粱烧酒；也还有城里馆子特意来卖面的。假若你是城里人来这里卖面，他们因为想吃香酱油的缘故，都会来你馆子，那么，你生意便比其他铺子要更热闹了。

到城里时，我们所见到的东西，不过小摊子上每样有一点罢了！这里可就大不相同。单单是卖鸡蛋的地方，一排一排地摆列着，满箩满筐的装着，你数过去，总是几十担。辣子呢，都是一屋一屋搁着。此外干了的黄色草烟，用为染坊染布的五倍子和栎木皮，还未榨出油来的桐茶子，米场白濛白濛的米，屠桌上大只大只失了脑袋刮得净白的肥猪，大腿大腿红腻腻还在跳动的牛肉……都多得怕人。

不大宽的河下，满泊着载人载物的灰色黄色小艇，一排排挤挤挨挨的相互靠着也难于数清。

集中是没有什么统系制度。虽然在先前开场时，总也有几个地方上的乡约伯伯，团总，守汛的把总老爷，口头立了一个规约，卖物的照着生意大小缴纳千分之几——或至万分之几，但也有百分之几——的场捐，或经纪佣钱，棚捐，不过，假若你这生意并不大，又不须经纪人，则不须受场上的拘束，可以自由贸易了。

到这天，做经纪的真不容易！脚底下笼着他那双厚底高筒的老牛皮靴子（米场的），为这个扒斗，为那个倒箩筐。（牛羊场的）一面为这个那个拉拢生意，身上让卖主拉一把，又让买主拉一把；一面又要顾全到别的地方因争持时闹出岔子的调排，委实不是好玩的事啊！大概他们声音都略略嚷得有点嘶哑，虽然时时为别人扯到馆子里去润喉。不过，他今天的收入，也就很可以酬他的劳苦了。

.....

因为阴雨，又因为做生意的人各都是在别一个村子里住家，有些还得在散场后走到二三十里路的别个乡村去；有些专靠漂场生意讨吃的还待赶到明天那个场上的生意，所以散场很早。

不到晚炊起时，场上大坪坝似乎又觉得宽大空阔起来了！……再过些时候，除了屠桌下几只大狗在啃嚼残余因分配不平均在那里不顾命的奋斗外，便只有由河下

送来的几声清脆篙声了。

归去的人们，也间或有骑着家中打筛的雌马，马项颈下挂着一串小铜铃叮叮当当跑着的，但这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赖着两只脚在泥浆里翻来翻去。他们总笑嘻嘻的担着箩筐或背一个大竹背笼，满装上青菜，萝卜，牛肺，牛肝，牛肉，盐，豆腐，猪肠子……一类东西。手上提的小竹筒不消说是酒与油。有的拿草绳套着小猪小羊的颈项牵起忙跑；有的肩膀上挂了一个毛蓝布绣有白四季花或“福”字“万”字的褡裢，赶着他新买的牛（褡裢内当然已空）；有的却是口袋满装着钱心中满装着欢喜，——这之间各样人都有。

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见到许多令人妒羨，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媚媚，又天真的青年老妪（苗小组）和阿妍^①（苗妇人）。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于窄而霉小斋作



① 编注：阿妍 苗语“大姐”的意思。

我所生长的地方

本书中从《我所生长的地方》到《转机》诸篇皆选自《从文自传》。《从文自传》写于1931年8月，那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国文系当讲师。他在《从文自传》的《附记》中说：“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书店，开玩笑要我‘打头阵’，约定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是在生命陷入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较方便些。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有一部《苗防备览》^①记载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我想把我一篇作品^②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

一个好事人，若从一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筴”^③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缘，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

① 编注：《苗防备览》清严如煜编撰，共22卷。内容记载湘西及贵州铜仁、松桃，四川秀山一带的山川、险要、道路、民俗、兵谋、营制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有关文献等。

② 编注：指作者的小说《凤子》之“五”：“一个被地图所遗忘的地方被历史所遗忘的一天”。

③ 编注：即今湘西凤凰县县城。

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

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筸”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悔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做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耨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



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偶傀儡戏。早曦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